

论语言的本质

王红生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 语言的本质问题是现代语言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与原子主义的观点根本不同,语言的本质是关系,这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结论。关系是系统的灵魂,语言系统是由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及其联系构成的网络。语言的本质问题是讨论一切语言问题的基础,相关语言的其它问题都是由语言的本质问题派生出来并由它规定的。

[关键词] 语言本质; 原子主义; 关系; 系统

[中图分类号] HO-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3-0091-05

语言科学所面临的对象并不像其它科学的对象可预先知晓来供人们直接研究,这一点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只有到了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语言学的对象才作为一个核心问题被提出来,并认为语言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这成为索氏讨论一切语言问题的起点和基础。语言和言语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不是索绪尔的主观臆想,这种区分已经超越方法论上的意义,而在于发现了两种本质不同的东西。语言学的对象搞清了,接下来合乎逻辑的问题便是如何研究语言这个对象?我们以为,要研究语言问题,首先要弄清语言这个对象的本质,这是语言学的“纲”,别的问题都是由此派生并规定的,这些派生出来的问题就是“领”。从语言的本质出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谈论语言的其它问题,这就是“提纲挈领”。本文对语言学的这个“纲”做个专门讨论。

一 传统语言学的原子式研究

传统语言学从事语言研究,要么是以言语(如书面经典)为对象,语言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项工作,要么以语言的组成成分(比如词)为单元,把语言看作是由这些众多的单元汇合成的集合体,看作是指代不同事物的命名集,这种做法被现代语言学者视作原子主义。

中国传统的“小学”很能说明这种情况。儒学处于统治地位的时代,儒生解经的一项工作便是解释语言文字问题,这也是为了疏通经典的需要,出于实用的目的,这种解释必然是零散的、有针对性的,

如不易解的便解释,容易解的便略去不说,后人评价“小学”是经学的附庸,只是经学的配套工作,这种评价是中肯的。中国传统语言学还有一些专门以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字书”,如《说文解字》、《切韵》、《尔雅》等,这些“字书”都以字为基本单元,围绕字的形、音、义开展它们的研究工作。即使是像《经传释词》这样研究虚词的专著,也是采用训诂的方法试图研究虚词的“意义”。这种研究传统值得我们深思,为何这些呈现给后人的、有深远影响的语言文字著作会表现出这样的学术特征?本文的看法是,这种传统表明古人不仅不了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且在做法上表现出原子主义的特点。这种做法的一个有力证明是中国古代的语法学从不发达,或者说《马氏文通》之前根本没有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语法学,而语法学则是以研究符号关系为突出特征,而围绕单字的研究却跟这种重视关系的研究根本不同。我们不必苛责前人,时代在进步,语言科学在发展,正确的态度应是批判继承传统语言学这笔遗产。

当前有一种语言学思潮值得注意,那就是有些学者在汉语研究的实践中提出所谓的“字本位说”。持这种学说的学者宣称,“字本位说”承继了老祖宗留下的“优良”传统,认为靠以“字”为“枢纽”的研究模式能克服汉语研究中的一些困难,并且能顾及到汉语的“特点”。本文不详细讨论这种学说,只指出两点与本文要讨论的问题相关的地方:第一,字只是书面记号,是用来记录有声语言单位的,是将活的口语单位固定在文字形象中的。传统语言学以书面

语为研究对象,将字作为研究单元并不奇怪,现代语言学的一个转变是以活的口语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的主要贡献之一。有声语言的单位并不像字那样是确定好的、让人一看就明白,它是非预定的,并且是靠人们抽象概括出来的。索绪尔指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但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相貌,不如看他的照片。”^{[1]47-48}徐通锵评价索绪尔的看法是“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限制于口语”、“绝对排斥文字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2]147-148}。徐先生的评价未必客观,这种看法只是看到了文字对语言研究的积极作用。在汉语语法学中,正像朱德熙所指出的,汉字对分析语素有“积极作用”,形体的区别能“帮助我们把它分析为不同的语素”^[3]。应该承认,文字具有区分语言单位的附加功能,但这种“积极作用”正是来自文字对语言的反映。同时,文字对语言研究也表现出某些消极作用,这是因为文字未必都能真正反映汉语事实,如汉语第三人称代词口音上只有个 ta⁵⁵,书面上却用“他”、“她”、“它”三个汉字记录,又如句末语气词 a⁵⁵用“啊”、“呀”、“哇”、“哪”多个字形记录等,这些都是用多个汉字来表现一个语言单位。研究语言问题,不能用文字事实取代语言事实,就像要认清一个人的相貌,仅仅靠他的照片不能完全认识这个人一样。

其次,“字本位说”的内核精神是将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或者“字”看作是认识并驾驭语言“体系”的“纲”和“枢纽”^{[2]13}。“字本位说”论者所讲的“体系”就是一般所谓的“系统”。这种看法的前提是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或“字”是现成的、给定的,这一点上面已经提到,所谓的“体系”只是这些“基本结构单位”或“字”安排的结果。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是先有一个个“基本结构单位”或“字”,然后才有“体系”?还是先有“体系”,然后才有一个个“基本结构单位”或“字”呢?换言之,是一个个“基本结构单位”或“字”决定了“体系”?还是“体系”决定了一个个“基本结构单位”或“字”呢?“字本位说”论者当然主张前者。我们说,“字本位说”与传统语言学的“集字成句”的观点异曲同工,可以说是这种传统看法的现代翻版。按这种学说,汉语预先有一个个的单位,如“红”、“花”等等,研究所谓的“体系”,就是要研究这些预先准备好的单位

之间的关系,比如研究“红”、“花”的组合、“红花”的内部及外部关系等等。这种观点是把语言的构造跟别的由许多“零件”组成的物件看成相似,而这些物件是由一些预备好了的“零件”组装的结果。有人会说,语言成分,比如“词”已经被编进了词典,这些词储存在词典中,难道不是预备好、现成的吗?我们说,词典里的词也是从语言中分解出来的,词典只是将这些分解出来的不同词汇聚在一起而已。对于语言学,原子主义的实质不仅包含它的固有含义,即将语言看做是语言成分(比如词)的集合体,还指从“原子”出发,把“原子”作为研究语言相关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字本位说”虽然增加了“体系”的内容,但它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则是“原子”(如“字”)的。我们的看法与“字本位说”的立场恰恰相反,以为像“基本结构单位”或如“字本位”论证所说的“字”决定于“体系”,只有立足“体系”,才能真正确定每个“基本结构单位”或“字”。若是脱离了“体系”,这些集合在一起的语言“原子”只能像封存的僵尸一样,没有一点生气,触及不到它们的生命脉搏。这正像哥本哈根学派叶尔姆斯列夫所认为的,语言是一个“整体”,“整体并不等于部分的总和,它并不是由若干个部分组合而成的,整体乃是先于部分而存在的,并且它还制约着部分的性质和意义。”^[4]叶氏的看法是科学的,之所以有这种看法,就在于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语言的其它问题(如语言的组成成分)的认识。

二 语言的本质——关系

我们从言语活动或说话中分析这个问题。在言语活动中,说话者说出一句话,这句话包含一个个的成分,要使自己说出的话有意义,说话者并不会摆弄像数学上那样的排列组合,以为这话是由这些成分简单加合的结果,而是根据一定的规则将这些成分组合起来,这种规则的背后是这些成分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正是凭借特定关系,才使说出的话成为一种有意义的东西,听话者听到这句话,也不是简单地只了解到这话中都包含什么成分,而是根据这些成分之间存在的关系,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可见,一个个的词(单元或“原子”)并不是语言,它们相加起来也不是语言,这些词之所以能发挥它的作用,就在于它们之间存在关系。一种语言业已存在着多种关系,正是依靠这些关系,才使得语言成为一种有条理、有意义的东西。所以,关系才是语言的本质,才是每个语言成分的存在方式,语言是由发生关系的成分组成的系统。

现代语言学重视语言本质问题的讨论,并把它作为语言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它的理论奠基者便是索绪尔。与原子主义根本不同,索绪尔旗帜鲜明地指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1]170}这种思想与西方当时其它科学领域的思想遥相呼应,都是摒弃“见树不见林”的思维方式,都是以关系来考察个体,将事物看作是由它的组成成分通过各种关系所结合的整体。从关系、系统出发研究语言问题,是现代语言学的本质特征,正如 Culler 所说:“现代语言学富有革命性的关键在于,索绪尔坚持把关系和关系系统放在首位”,研究的重心“从研究实体转向了研究关系。是关系创造和定义了实体,而不是相反”^[5]。这一点与上文所说的原子主义有根本区别。

与语言本质——关系——相关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系统”。在理论表述中,我们也常见人们将语言的本质看作是系统性,这是因为关系与系统有着自然的关联。“系统”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有时人们把它称作“体系”,我们取“系统”这个叫法。比如,程曾厚指出,在比较语法学时期的葆朴那里,“系统”已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如“变位系统”等,但主要是供描写用的概念,明显带有“分类”的含义^[6]。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也对“系统”有过论述,姚小平将洪氏和索绪尔的“系统”观做过比较,得出这两位学者对“系统”的精神实质的论述有一定相似,不过,“洪堡特比索绪尔更重视要素的独立性”^[7]。克里斯特列出了现代语言学两种常见的“系统”的定义:一种是“语言组织的型式关系网络”,一种是“任何一组数目有限的、有形式和语义联系的单位,单位之间既是相互排斥的又是相互定义的”^[8]。克氏所说的前者比较接近索绪尔对“系统”的认识,而后者则带有明显的“分类”思想,是聚合关系类化的结果。无论哪一家看待语言系统,其精神实质都是基于语言成分的关系,关系是系统的灵魂,而系统只是因为关系而结合的整体。正像 Hervey 认为的,系统是一个组织起来的整体,其中所有的内容都是联系在一起的^[9]。这是个概括的理解。人们在语言学中引入系统的观念,说明他们已经不再满足原子式的观察语言,区别只在于他们所谈的“系统”是基于什么样的关系。

且不论不同的语言流派对语言的本质的认识有何“尖锐的对立”,可是语言学者还是愿意将它作为一个核心论题去研究,其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很大差别,但都是试图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之上。避开语言的本质问题不谈,或轻视对语言本质的探讨,没有自己明确的语言观,就很难正确看

待语言学进展中的优劣得失,也很难有效解决自己遇到的语言学难题。我们说,语言系统当然基于的是语言关系,而不是别的关系。可是,在语言研究实践中,人们所论及的关系未必都是语言的,这些关系中可能还包含有别的科学领域的关系,比如逻辑学、生物学、生理学等。属于其它科学领域的、非语言的关系不应作为探讨系统的凭借。索绪尔的思想是一贯的,他的机智之处就在于先将语言这个对象作为首要的问题去认真讨论,而在此基础上去探讨语言的本质,这种探索保证语言研究始终在语言的轨道上运行,不至于偏离轨道,而进入到别的领域中去。索绪尔是对语言的本质——关系或系统——科学认识的开始,他奠定了后来各种学派的理论基础。

三 语言的两种主要关系

索绪尔讨论了两种主要关系,其原文称作是“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索氏所定义的“句段关系”是指“以语言的线条特征为基础”、一个要素接续一个要素在时序上排列的、“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关系,而“联想关系”则是“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不同集合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不同,“句段关系是现场的(in praesentia):它以两个或几个在现实的系列中出现的要素为基础。相反,联想关系却把不在现场的(in aesentia)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更为重要的是,这两大关系有连带关系,只有将这两大关系联系起来才能认识语言系统,“事实上,空间上的配合可以帮助联想配合的建立,而联想配合又是分析句段各部分所必须的”,每个组合都“有两个联想系列作为它的支柱”。这就是说,靠句段关系来建立联想关系,而每个句段关系必得以心理的联想关系为基础才能形成,语言就是由这两种关系相互连结所组建的网路系统^{[1]171-178}。在我国学者的用语里,人们习惯将索绪尔所称的“句段关系”叫“组合关系”,将“联想关系”称作“聚合关系”。这种术语的改变应该说有利于完善索绪尔的理论。比如,“句段”会使人想起组合仅仅是句子,而“组合”不止于句子,“联想”会让人意识到这是个心理学的术语,这对于反对将语言学看作是心理学分支的学者看来就不太合理。但就所指的实质来说,“句段关系”和“组合关系”、“联想关系”和“聚合关系”本身似乎大同小异。

索绪尔所论的这两大关系及其联系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根本运作思想。暂且不论有关语言关系的术语差别,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索氏论述他的两大

关系及其联系的特点。择其要者,本文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讨论语言关系的出发点、立足点。索绪尔探讨语言所存在的关系,并不是基于某些已有的观念,比如逻辑学、生物学、生理学等的观念,用这些别的领域的观念来支配语言的关系,而是立足于语言自身,将语言呈现为线条状的句段作为探索语言诸种关系的出发点、立足点。这是因为句段是显性的,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则结合起来的言语片段,是可感可观察的。它说出来是一串音,写下来是一行字。句段的实现展现为一个时间上的先后序列,即句段上的一个个成分是按先后说出或写出的,排除同时迸发而出的可能性,这个条状的句段类似数学上的射线,只展现为一个向度,句段关系就表现在这个线条上。比如,我们说“红花”,时序上先说“红”后说“花”,形成的句段“红花”是个物质性的、线条性的语链。句段的这种特征被索绪尔归纳为“线条性”。在语言符号的诸多特征中,索绪尔只选择了他认为是“两个头等重要的特征”加以详细论述,其中之一是语言符号的“线条特征”,这条特征看似简单,但“语言的整个机构都取决于它”^{[1]106}。线条性常为人忽略,但语言的一切关系都是基于线性的句段而得来的。

其次,从研究关系的程序上说,是从句段关系得出联想关系,而不是相反。句段关系体现在言语线段上,是显性的关系,而联想关系则是隐性的、抽象的关系,后者潜存在一群人的大脑里。这种隐性、抽象的关系要靠显性的、可感的条状句段得出,是相似特征类化的结果。这种研究关系的程序不仅符合人类的认知程序,而且不致偏离语言的轨道,参入非语言关系的内容。比如,汉语的“红花”,这个句段说或写出来是先“红”后“花”,这种线性的关系可以表示为“红→花”,而环绕在这个句段的周围有两种联想关系,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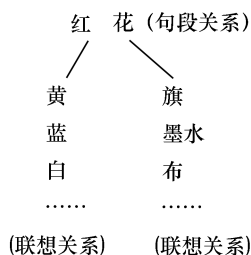


图1 “红花”的组合关系及环绕在它周围的联想关系

“红、黄、蓝、白……”、“花、旗、墨水、布……”这两种联想关系都是隐性、抽象的,它们都不是预先知

道的,是靠“红→花”这样的句段关系得出的,即把分别与“红”、“花”有替换关系的不同单位聚合在一起的关系。可见,联想关系并不是无所凭借、主观地将不同单位联想在一起,这种不可预知的关系正是靠句段关系的分析从语言中抽象出来的。

第三,得出一种语言的句段关系和联想,系统便是由这两大关系共同作用而成的网络结构。由这两大关系所构成的系统,表现为两个向度的横、纵关系,其中句段关系是横向关系,而联想关系则是纵向关系,语言的每个成分都能安排在这个系统中。如图1所示,“红→花”是横向关系,而“红、黄、蓝、白……”、“花、旗、墨水、布……”这两种联想分别为纵向关系。

第四,语言系统的这两大关系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相互暗示。作为客观存在的语言系统,这两大关系是相互联结的,一方的存在意味着另一方的存在。每个句段的存在意味着有两个联想关系作为支柱才能构成,而每个联想系列只有在句段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比如“红花”,“红”和“花”之所以能够结合在一起,就在于有“红、黄、蓝、白……”、“花、旗、墨水、布……”这两种联想关系作为支柱才能组合在一起,而从认识程序上这两个联想系列都是靠句段“红花”替换得来的。我们讨论句段关系,就是以两个联想支柱为基础来讨论它们的关系。比如汉语的“红花”是偏正结构,正是基于“红”和“花”周围的联想关系,根据这两种联想关系先将“红花”切分为“红”和“花”两个成分,然后根据“红→花”、“黄→旗”、“蓝→墨水”、“白→布”等等得出偏正结构这样的句段关系。

若取当前人们习用的组合关系、聚合关系这样的术语,可以说,所有语言都是由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这是所有语言的共性。但是,“组合”、“聚合”都是概括性的关系概念,即语言中所有的线性结合关系都能称作“组合关系”,所有有相似特征的成分分类聚在一起都可称作“聚合关系”,而一种具体的语言有多少类型的“组合关系”,这些“组合关系”具体都是什么,包含多少种“聚合关系”,这些“聚合关系”的性质又是什么,这会因语言不同而异。这种“异”就是每种语言的个性。如果说所有语言包含的“组合关系”、“聚合关系”的种类及其性质完全相同,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不同语言意味着不同的系统,这就像所有的社会都是人与人关系的整体,这是所有社会的共性,但每个社会包含哪些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分别都是什么关系,却因社会不同而异。研究一种具体语

言的关系或系统,就是以“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及其联系为基础,研究这种语言包含的各种“组合关系”、“聚合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性质的。

语言的本质是关系,这意味着每种语言都是由它的构成成分发生关系、相互作用而结成的整体,也意味着语言的构成成分由关系来规定,从关系出发确定每个语言成分的语言属性,即“整体”决定“部分”,正所谓“能谋全局者,方能谋一域”,“全局”是语言关系或系统,“一域”是语言的构成成分,这与原子主义根本不同。

[参考文献]

[1]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 徐通锵. 语言学是什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7.

[3] 朱德熙. 语法分析讲稿[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8-31.

[4] 冯志伟. 现代语言学流派[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69.

[5] Culler J. Ferdinand de Saussure [M]. Middlesex, Eng-land;Penguin Books,1980:120-121.

[6] 程曾厚.《普通语言学教程》选评[M]//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72.

[7] 姚小平.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德国根源[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3):27-33,80.

[8] [英]克里斯特尔. 现代语言学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51-352.

[9] Hervey Sandor. Semiotic Perspectives [M]. London: George Allen&Unwin,1982:12.

Discussing Linguistic Essence

WANG Hong-sheng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Linguistic essence is one of the core problems in mordern linguistics. It is an important conclusion in mordern linguistics that linguistic essence is relation,and this is different from the atomism view. Relation is the soul of system, and system is a network which is composed by syntagmatic relation and paradigmatic relation. Linguistic essence is the base talking about other linguistic problems, and those problems are derived from the essence and prescribed by it.

Key words: linguistic essence; atomism; relation; system